

00

诗韵悠悠

革命圣地行

□ 金谷

遵义红楼颂
庆祝党百岁华诞，重温革命春秋，
踏上长征路，沿着红军足迹走。
穿越千山万水，
我从长江入海口，
来访黔北凤凰山下遵义红楼。

想起凤凰涅槃的美丽神话，
心海中荡漾着情丝万缕。
伫立在绿树婆娑的宁静院落，
恍若，
置身于当年严峻的
历史转折关头——

眼前这栋平常的二层砧木小楼，
党史长河中曾鼓荡起拍天潮头；
那个载入史册的
会议就在此进行，
党和国家的命运
都挤在二楼窗口。

那盏点燃着井冈星火的汽灯，
照亮着庄严会议
——一次严峻战斗。
十八把椅子围着一张朱红长桌，
壁挂两块大镜，
鉴印下历史重要镜头。

窗外，漫天风云中
露出了霞光一缕，
天井，一支古梅
把馥郁花香送入小楼。
这著名的会议
开了一天、两天、三天，
墙上古老挂钟指针
指向那历史性时候——

马列主义路线
战胜了机会主义的荒谬，
灿烂的阳光照亮红军战士心头。
革命的红船
自嘉兴南湖扬帆起航，
驶到了遵义，
才有了一个英明的舵手！

从此，
党从幼稚少年走上了壮丽成年，
再不怕革命航程中的风暴乱流。
啊！我满怀深情地
凝视着遵义红楼，
思想的海洋澎湃着滚滚洪流……

黄洋界老榭树礼赞
走上井冈山，我坚实的步子
迈向革命的祭坛，

后辈以和平今天的灵魂，
来向烽火连天的昨日朝圣。
在硝烟散尽的黄洋界，
我看到了高高地
站着一棵树——
一棵粗壮、刚直的黄榭树，
铁杆虬枝挂满岁月的沧桑，
舞动快乐的叶子
笑傲变幻的风云。

头顶着新中国丽日晴空，
根扎进井冈山过火的焦土岩层，
坚强地站在这里，
站在这英雄山上
站成一个英雄的塑像，
站成一部红色经典的传奇，
一篇传诵天下的诗吟！
多少电击雷轰、
多少狂风黑云、
多少炮火硝烟、
多少弹雨枪林……
黄洋界上的老榭树啊，
望着你，我的心海中狂涛万顷！

你却无言
——不动声色、昂首向天，
目光和日光交接，
泄漏出情怀壮烈。
像是一个怀揣
历史秘密的沉默老人，
站在这里，站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在我心里，你就是一座凯旋门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毛委员当年马背上

吟成一曲《西江月》
让黄榭树枝枝叶叶飘洒诗情，
也让今日的诗心
鼓荡着诗的豪情！

我凝视着古树，古树凝望着我，
一人一树一世界，
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想你一圈圈神秘的年轮里
秘藏着多少红色的
具象经典鲜明。
我仿佛看见了八角楼
彻夜长明的灯光，
看见了永新水塘边
毛委员担水身影；
我仿佛看见了朱德军长
挑粮的扁担，就在这树下，
官兵坐在扁担上谈笑风生，
拨去战士眼前迷雾，
滋润困倦身心……

呵！老榭树！
井冈山的英雄树——
你的形象，就是红军的形象，
你的存在，就是历史的存在，
你的伟岸，就是革命的必然，
你就是一座革命的井冈丰碑啊！
——中国革命不就是
从这里出发，
穿过遵义、穿过延安、
穿过了万里征途上
一重重历史的惊险，
才走到了北京，
走上了1949年
10月1日的天安门！

00

笔走心缘

在下三星“买哈”

□ 陈茂生

六月黄上市了，在超市看到时，不自觉地想起了在崇明的那段日子，和“买哈”有关的记忆。
很多年以前，还十五六岁的我们背着行囊到崇明“学农”七个月余。怀着摆脱家庭羁绊自我放飞的轻松，还比同班同学早几天去“打前站”，乘车到排衙镇然后步行至建设公社十三大队。
“看房子”是首先任务，生产队库房、老乡家偏屋……就成了“学农战士”宿舍，紧接着是解决头几天的吃饭问题。根据营部安排统一到公社粮管所购买；生产队那位女队长说“就在三星镇街上”。于是，和几个同学拖一部“劳动车”，走了好几里机耕路来到“三星镇”。

印象中，那时的三星镇建筑较整齐，有数家商店和小吃店，较排衙镇更多一些城镇化成色。但转悠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粮管所”，眼见天色渐晚不由有点着急。明日大队人马到了，没得吃，同学们会把我“吃”了。所以只得用上海学生腔问路边一位行人“老伯伯，买米勒啥地方？”那人说“买哈？”有点着急的我不假思索随口答道“不是买蟹，买米！”但那人依旧“买哈、买哈？”说个不停。几个来回，大家都一头雾水。幸好边上另一位路人解围：“崇明话‘买哈’是买啥的意思，伊勒问你买啥东西？”急忙用尽可能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买米！”那人手一指，粮管所原来就在身后公路下的一排平房围成的院子里……

由此，“买哈”成为我会说的第一句崇明乡土语言，并与“三星镇”连在一起。

以后和乡亲们熟悉了知道，一个崇明岛两个“三星镇”。被称为“海棠之乡”的是上三星镇；而从市里寄往建设公社的书信，必须写“下三星镇”方能投递无误，但在当地人口口相传中，有意无意地省去了“下”而成了“三星镇”。以后公社变成镇，曾为“六大古镇”之一的排衙镇成了村，1989版《崇明县志》有“下三星镇”的记载。在如今的手机电子地图里划掉了“镇”只有“下三星”几个字。2015年学农40年之际，一群同学做“故地游”，就此请教当地老法师，标准答案是：“建设镇”是行政建制名称，“下三星镇”是集镇名称；行政、集镇名称混称，乃是地名文化一趣。

据史料记载，三星镇形成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距今约500年。清乾隆《崇明县志》有记载：“三星镇，城东北十里”。当然也有一个美丽传说：很久以前在当地开磨面、染坊和南货店的三位长者商量起名事宜，看彼此都已到耄耋之年，灵感一生便起名“三星镇”，意为“三个寿星的镇”。此地集贸市场从早市开到晚上，生意兴隆，就有“吃煞三星镇”之名，终日人来人往，成为周围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1970年8月学农结束前曾到下三星街上的供销社作社，买了当时颇为稀罕的风干猪蹄筋带回上海给奶奶。

岁月潺潺，当年的房东、队长、一起劳动聊天的青年人已没了联系，但曾得到的帮助依然记忆犹新。

00

心香一束

河角·车口·白丫头

□ 张绥娟

小时候，外婆家是一个港湾。
在外婆家可以什么都不操心，远离母亲严格的管束，不必做家务。有小姨张罗各种休闲娱乐活动，还有外公从上海带回来的各种好吃的，和泡泡糖。
那滋润，正如梅雨天的泥土；那心情，却是万里无云的秋日晴空。
最喜欢雨天，大人们不必出门下地，女人在家纺织，男人搓稻草绳。小孩子们呢，捉迷藏，听大人们边做活边讲故事，吃着大人炒的蚕豆或者爆米花。或者就静静地看着屋外，屋檐滴水成串，珠玉一般跌入盛水的缸里，雨大时唰唰响，雨小时叮叮咚咚，有点落寞，也有点莫名的欢喜。

外婆家宅子中心的场院特别平整洁净，雨天一里一层水，随雨滴落下，水面布满小涟漪或大水泡。这一片天地是属于蛤蟆的，大的悠悠闲闲，过好久跳跃一次，小的显得欢实，不停地跳。

我看着外面，等待雨停。夏天时，雨停了，小姨会带我去河角上的“车口”（水泵房）玩。外婆家附近的车口很大。

大雨过后，车口的水泥板渠道里也有一层薄薄的水，里面会有很多小鱼小虾，人走进去泼啦啦响。车口外的电灌（水渠）里，也会有许多鱼，电灌脚上一个个洞里，则有不少螃蟹，是毛蟹或蛸蜞。小姨胆子大一点，手伸进蟹洞里，然后哇哇叫着抓出一只。从泥里挖出，蟹全身裹着淤泥，螯的动作不灵活，抓它的人可以不被夹到。挖出后小心抓住蟹盖子两侧、爪子根部的位置，在水里哗啦哗啦洗几下，漂亮英武的一只蟹就看清了。无论大小，都会令我们激动。

雨终于停了，小姨拿着水盆带着我向河角出发，河角和外婆家隔着大约三个宅子的距离。河角上车口边住着两家姓崔的邻居，是懒儿家和白丫头家。

懒儿是男孩，年龄和小姨相仿，家里最小，被宠得懒懒的，我们很少和他玩。东边的白丫头姐妹，比小姨略小，是我们的玩伴。小姨带着我走到河角，皮肤白皙的白丫头正站在屋

外不知做着什么，看见我们，问：“你们做啥去？”我们回答：“到车口玩。”白丫头有点兴奋：“等等一道去吧！”

她家的院墙其实是一排木槿树，长得密密的，修得齐齐的，春夏之际开满花。转角处高高的大树（不记得是什么树），屋角边也是大树，屋后是竹林。我抬头仰望大树，夏天里我总会下意识地观察树，因为枝叶间有知了，还有知了壳。在自己家宅上，我每天凌晨就起来，跟着玉英观看了蜕去棕褐色的壳，那一刻也让我们兴奋。刚出壳的淡绿色的知了才是最漂亮的！不过，没多久就成了黑色。我们看着知了爬走，就去收获那壳（蝉蛻），并继续四下里搜寻，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以后，玉英带着我去卖掉，转头买棒冰和小人书。

外婆家那边的孩子们不拾知了壳，我看到白丫头家的大树上有好多，很是兴奋。白丫头看我看树的样子，笑着说：“你是不是找知了？”就从家里拿出长柄小网兜，我接过来，对着树干上一只知了扣上去，“知”地一声，知了逃走了。白丫头姐妹和小姨哈哈笑着，又教我去扣另外一只，又跑了。如此反复，我很有点不好意思。

白丫头看我抓不到，出手帮我。她仔细搜寻，找到一棵枝桠稀疏的树上一只知了，悄悄地移过网兜，对准知了，迅速扣上，知了惊飞起来，落入网兜。“哦……”大家一阵欢呼，从网兜里捉出知了，轻轻捏一捏它，想让它叫，结果它不出声。被我们欢呼声吸引过来的懒儿拿出过知了翻过身，看它的肚子，说“是哑了（liao）”！大家有点失望，白丫头说再抓，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捕捉，几度失手，好不容易抓到一只会叫的，兴奋感不太强了。因为投入努力太多的缘故吧，大家觉得一只不过瘾，就继续抓。

直到外婆在后门口喊着“小——琴——（小姨的名字）”，我们才发现快傍晚了，白丫头慌慌张张说“要烧饭了”，小姨也慌慌张张地带我回家。车口没去成，鱼也没抓到。不过外婆从来没有指望我们抓鱼回家做菜。



西沙湿地（版画）顾捷

盐齏花——花语之十一

□ 北风

崇明方言里，草头、芥菜、雪里红等腌制的咸菜，叫“盐齏”（“齏”，音“鸡”）。我们做菜，常常要放一点“盐齏花”进去，是想要增添盐齏所包含的那种特有鲜味。

如果需要注释，“盐齏花”当指咸菜末。可是，我们把它叫成“花”，是咸菜花。崇明地区多鱼，也多因为有米酒而形成的酒糟，崇明人烧鱼的传统做法是加“糟花”。“糟花”就是酒糟，这样的花开在鱼菜里，去腥，还吊得出鲜头。切细的葱，叫“葱花”。出锅的菜里投入一点“葱花”，加的是一股香味、几星绿色。撒锅里的盐，则谓之“盐花”，因而又有“飘两粒盐花”的说法。花儿开放在菜里，还有“腰花”“蛋花”“油花”等等。猪腰子切成了片炒，曰“炒腰花”。鸡蛋打匀了铺在某些菜里，形成的絮状物称“蛋花”。“油花余余”，可以成为幸福的象征。猪羊、鸡鸭一类的动物油，经过高温烹饪，一朵朵浮动在汤汁表面，你是不得不要叫它们“花”的。老豆瓣或青豆瓣，煮酥了分裂开来，崇明话描述成“开花”。婚宴的酒席摆在堂屋（崇明方

言叫“前头屋”）内，四角和中间各置一张台子，这样的台型名“梅花桌”，新婚那天新郎、新娘坐在中间的那张台子上喝喜酒称“吃花桌”。“梅花桌”“吃花桌”，命名里是春意浓浓也喜气洋洋。

到了说穿，我们织的一样“芦簾花布”，男女老少都喜欢。“芦簾花”，指其方正的花纹像由芦簾编成的用来晒粮食的“芦簾”。女子扎鞋底，到熟练时众人评价“作花了”，是说扎出来的那针脚整齐、美观。纺车上的绕丝具，崇明方言叫“筵”（“筵”，音“庭”，连读音同“定”）支”。其中，专门用以穿筒管的一端分裂成如几片花瓣的那种，叫“开花筵支”，名称里竟然能够让人想见其如花儿一样开放的模样。

崇明人的日常生活里，同样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同样花事繁忙，而且那样的花都有一种特殊的美。

